



株洲文脉

神农城 咏洲 摄



鹿原 李园平 摄

地名记忆

回望曾经的三门老街

马新声

我的老家在株洲三门镇,三国时期属于建宁,为湘中三大古城之一。

在那里,我度过了最快乐的童年时光,它给了我一生深刻而美好的回忆。

那时,我家虽然没住在正街,却在正街上的三门小学读书。老街位于公路下边,与公路形成交叉之势。麻石铺就的道路,拓出一条悠长的小巷,两边都是木材构造的屋子,久远年代磨砾成的深蓝色外表,显出古朴风貌。这些木质结构的屋子,打造出商住两用的独特景观:理发店、缝纫店、药店、自行车修理铺、钟表店……店铺林立,人流如织。后来又有了几家影院,除放映电影外,偶有花鼓戏、京剧等剧团来演出,人们称之为“人戏”。涂着各种脸谱的演员在舞台上长袖飘摆。字幕随着打出的灯光,如同海滩上的波浪,一浪一浪接踵而至,前面的迅速消失,被后面的字幕所替代。云里雾里的我,也不知道满座的大人们看懂了没有,但从他们聚精会神的神情看,他们在享受着一场视听盛宴。

当然,我最喜爱且记忆深的是那几家饭店。每次闻见那浓郁的饭菜香味,我的味蕾就肆意绽放开来。有一次,爸爸带我到学校对面的一家店吃了一顿午餐:米粉、油条、油坨,特别是油坨那金黄的表皮下乳白色的糖心,甜得我通体舒畅:天下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?

老街的尽头是临江码头,湘江日夜奔腾。那时候有句话:隔河如千里。河对岸是洲坪镇,那里有火车站,要坐火车必须要过河。那时过河都是用狭小的机帆船,司机用扶手使力发动,直到冒青烟才缓缓启动,因为有风,还要靠人力持篙把握方向,才能到达彼岸。遇到风高浪急,船身就剧烈摇晃起来,浪涛甚至冲到船板上,令幼

年的我心惊肉跳。记得班上有两个同学家住对岸的洲坪镇,每天要坐船来上学。遇到大雾视线不好,无法开船,他俩就必得迟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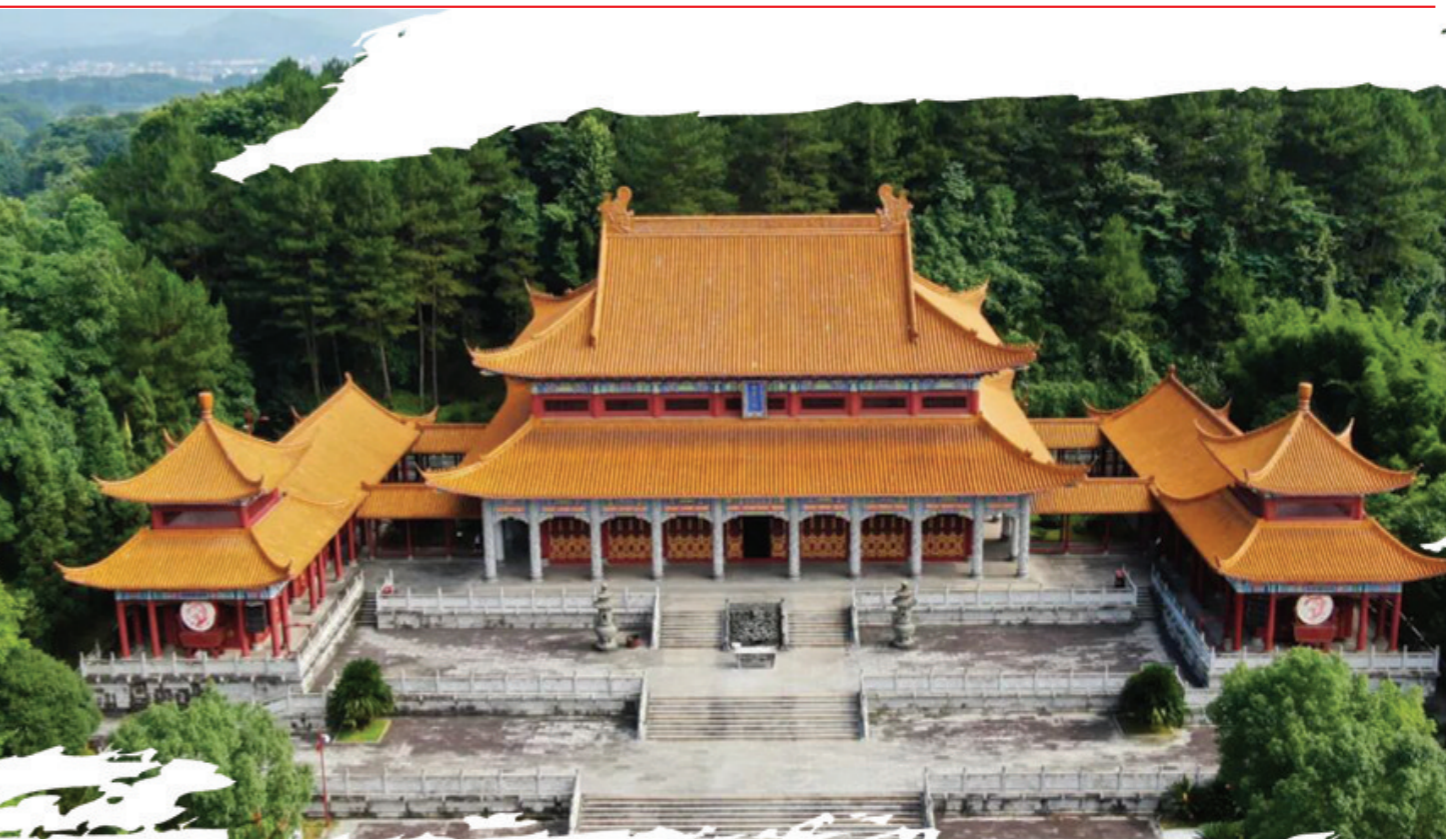
印象中最深的是,那时湘江每年发洪水,而一发洪水必将老街淹没。因为小学位于这条老街,也难以幸免,于是学校只能放假。那时也没有通信工具,于是我们一大早就跑到比老街高好几米的公路上,看水是否涨上来了,是否会放假。小孩子不懂事,当然是希望放假的。

放了假,我们就站在公路上看堤下的洪水。难怪很久以来家家户户早就修建的是两层楼的木房子,因为一楼被淹,他们就住到二楼,而家家户户将大门拆下来,当成了船,撑着竹篙在房屋间划来划去。他们笑着涛浪滚滚,如同惯看秋月春风,胜似闲庭信步。

勤劳、勇敢、智慧、达观的老街居民们,面对大自然的袭击,他们已经训练有素,处变不惊。一般数日,洪水便退去了。生活方便了,老街又恢复了它的热闹与秩序,物价也在短暂的上涨后恢复了原样:鸡蛋从一元一毛一斤回到了九毛五分一斤。而我却很是失望:因为复课了。

而今,因为兴修水利,洪水终于不发了。老街依旧在,木制房子用厚重的深色记载着它们被洪水浸泡过无数次的历史。每每站在码头边,感受岁月沧桑流变,极目楚天舒;湘江从前的滔滔黄水,已被防洪工程驯服;恣肆千年的浊浪排空,已变成了温柔的万顷碧波,沿着两岸长堤,蜿蜒成梦。一艘艘崭新的游轮,静默在蓝天碧水之间,宛如一幅浓墨写意,美不胜收。神女应无恙,当惊世界殊。

逝者如斯夫。而我,已从当年那个看洪水的懵懂少年,变成了坐着云起的成熟中年。



炎帝陵 图片来自“湖南炎帝陵”微信公众号

从鹿原陂到神农城——清明,寻找生命的来处

姚永告

编者按

明天就是清明了,此时的洙水河畔,两岸金黄的油菜花正铺天盖地盛开。如果你曾在这个时节站在这片土地上,听着风里传来的悠悠钟声,或许也会和我一样,在脑海中浮现出一个看似矛盾的问题:我们,为什么要今天这样一个万物复苏、生机最盛的春日里,去深情地凝视死亡?

其实,这正是中国人独有的生死浪漫。当旧的躯体落入泥土,新的生机已在枝头绽放。在这片古老而常新的土地上,从五千年前鹿原陂上尝百草的始祖,到近百年前喋血井冈山的革命先烈,再到如今神农城里长明不灭的文化薪火,一代代人用牺牲与奉献,写就了一部跨越时空的“生死书”……

炎陵的守望 在春天凝视生死

去年的这个时候,我又回到了炎陵。

这不是一次寻常的返乡。我曾在这片土地上工作过三年多。三年多里,无数个清晨,我从县城出发,沿着洙水河岸走走,远远地望见那座鹿原陂上的陵寝。三年多里,我走遍了炎陵的山山水水,认识了这里的每一条路,每一座桥,每一棵老树。三年多里,我无数次听当地人讲起炎帝怎样教民耕种,怎样尝遍百草,怎样日遇七十毒而不辍……离开后,每逢清明或重阳,有空我都会回来,这不仅是对始祖的祭拜,更是对我那段岁月的回望。

乙巳年的清明祭祀大典,在鹿原陂举行。洙水在陵前缓缓流淌,两岸的油菜花开得正盛,金黄的颜色铺天盖地。九时五十分,击鼓九通,鸣钟九响——鼓声沉沉,仿佛从五千年的深处传来;钟声悠悠,仿佛在向先祖发出穿越时空的问候。

“巍巍炎帝,吾族始祖。始作耒耜,教民耕稼。遍尝百药,以医民毒……”祭文里这短短的三十二个字,却概括了炎帝一生的功绩。每读到这里,我总会想起在炎陵见过的山间草药,从陕西黄陵县桥山之麓的黄帝陵,到陕北高原延河之滨的延安,也是他种下的种子,今天还在发芽;五千年前他尝过的草药,今天还在治病;五千年前他开创的集市,今天还在运转。他不是活在历史书里,而是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。

礼成之后,我走进炎帝陵殿。殿内,炎帝的塑像端坐在那里,手里拿着一束稻穗,目光望向远方。那目光穿越了五千年,一直看到今天。

在炎帝像前,我曾看到过一个让我动容的场景。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,从福建专程赶来。他穿着传统的汉服,手里拿着一炷香,跪在炎帝像前,久久不起。他的儿子站在旁边,替他撑着伞。儿子是个中年人,西装革履,但此刻也恭敬地低着头。儿子的身后,还站着一个十几岁的少年,是老人的孙子,穿着校服,背着书包,神情有些懵懂。三代人,三种装束,三种表情,但都在做同一件事——祭拜。

这让我想起孔子的生死观。季路问事鬼神,孔子说:“未能事人,焉能事鬼?”问死,孔子说:“未知生,焉知死?”这并非不关心死亡,而是要

以“生”来贯通“死”。死亡绝不是自然生命的终结,它意味着生命价值的显现。

《易经》说:“生生之谓易。”我们跪在祖先的坟前,不是因为怕他们死了,而是因为他们曾经活过,而且他们的生命,通过我们,还在延续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春天祭奠死者。炎帝用自己的死,换来了后人的生,他活在这片土地上,活在每一株稻穗和每一味草药里,活在那个穿梭少年人的血脉中。

百公里的回响 始祖陵寝与革命圣地

炎陵的隔壁,就是井冈山。从炎帝陵出发,往东走百余公里,就是江西的井冈山。

在炎陵工作的三年里,我多次去过井冈山。那条蜿蜒曲折的路,两旁是连绵的群山和茂密的竹林。九十多天前,毛泽东、朱德、陈毅等老一輩无产阶级革命家都走过这条路。1927年,秋收起义失败后,毛泽东率领部队上了井冈山。1928年4月,为掩护朱德部队安全转移,毛泽东在炎陵亲自指挥了著名的接龙桥战斗。两位伟人随后实现了历史性的会面,携手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。毛泽东在《井冈山的斗争》中多次提到韶县(炎陵旧称),许多革命先烈的鲜血,就洒在这片土地上。

站在炎帝陵前,我常常深思:相隔五千年的神话始祖与近代革命英雄,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?

深层来看,他们都在做同一件事:为了民族的生存和延续,付出自己的生命。炎帝“尝百草,日遇七十毒”,把自己的身体当作试验品,最后死于断肠草——一种剧毒的草药。他用自己的死,换来了后人的生。那些井冈山的革命先烈也是如此,他们不是不知道革命的凶险,不是不知道牺牲的代价,但依然选择了这条路,用鲜血浇灌了这片土地,换来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。

这种精神的共振,在中华大地上还隐藏着令人震撼的地理巧合。从炎帝陵到井冈山,大约一百公里;从陕西黄陵县桥山之麓的黄帝陵,到陕北高原延河之滨的延安,也是一百余公里。两组“始祖陵寝——革命圣地”,相距都不超过一百公里。这个距离,不长不短,恰好可以步行一两天,恰好可以隔山相望,恰好构成了一种历史的呼应。

炎黄二帝,一个教民耕种,解决了“吃什么”的生存问题;一个统一华夏、创立制度,解决了“怎么聚”的秩序问题。同样,井冈山和延安并称中国革命的圣地。井冈山是革命的起点——星星之火,可以燎原;延安是革命的转折——孕育思想,指引方向。这百余公里,是始祖与后裔的距离,是传统与现代的距离,更是根与叶的距离。炎黄二帝打下了中华民族的根,井冈山和延安长出了中华民族的叶。每一次民族危机中挺身而出的英雄,都传承着同一种牺牲与奉献的精神。

在炎陵工作的那三年里,我常常想:如果炎帝能看到今天的中国,他会说什么?如果那些井冈山的革命先烈能看到今天的中国,他们会说什么?我想,他们大概会沉默,然后微笑。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,不就是为

了今天吗?不就是为了让我们这些后人,能够在清明时节,安心站在先人的墓前,磕几个头,烧几张纸,然后站起来,继续往前走吗?

神农城的薪火 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接力

离开炎陵后,我回到了株洲工作。史料记载,炎帝神农氏“崩葬于茶乡之尾”,即今天的炎陵县,在行政区划上长期隶属于株洲。

在株洲工作的那些年,我作为负责人之一,参与了一个宏大的文化工程——建设神农城。这是一座以弘扬炎帝文化、传承炎帝精神为使命的文化地标。从规划设计到细节打磨,我见证了它从蓝图变成现实的每一步。神农城里有九个以“神农”命名的项目:神农广场、神农坛、神农像、神农湖、神农塔、神农大剧院、神农文化休闲街、神农艺术中心、神农太阳城。九颗明珠,串成了一条璀璨的文化项链。

最让我动容的,是神农广场上的那座花岗岩神农炎帝像。雕像高19.97米,炎帝手持耒耜,目光坚毅,望向太阳升起的地方。雕像底座刻着八个大字:“功高盖世,德泽万方。”每天清晨,第一缕阳光照在雕像上,花岗岩的纹理熠熠生辉。

与炎帝陵同向,我们修建了一座平屋顶建筑——神农坛。要爬上神农坛,得走五层台阶,每层九级,象征着炎帝“九五之尊”的地位,也象征着“九九归一”的文化意蕴。坛内供奉着农耕、医药、财经、智慧、丰收五尊不同形象的炎帝像。其中最让人震撼的,是一尊黑脸的医药炎帝像。那是一张黝黑的脸庞,眉头紧锁,嘴唇微微张开,仿佛正在忍受着巨大的痛苦。工匠特意把脸做成黑色,是为了真实再现他尝断肠草中毒身亡的悲壮。

在神农坛的旁边,还有一面“百草墙”。墙上刻着一百种草药的图案和名称,从人参、黄芪到甘草、柴胡,从当归、枸杞到黄连、薄荷。每一种草药,都是炎帝用生命换来的知识。墙壁上还刻着《神农本草经》的序言:“神农尝百草,一日而遇七十毒,始有医药。”

每年清明,很多人来到神农坛,在这尊黑脸像前长跪不起。有一次,我遇到一位退休的老中医。他跪在黑脸像前,哭了很久。我递给他一瓶水,他告诉我:“我这一辈子,用的都是炎帝传下来的知识。没有他,就没有中医,就没有我,就没有那些被我救活的人。所以每年清明,我都要来这里,给他磕个头,说一声谢谢。”

他说话的时候,眼睛里有一种光芒。这让我深深明白,我们建设神农城,不是在复制一座陵寝,而是在进行文化传承的创造性转化。传统的炎帝像是高高在上的,但这尊黑脸的像,却让我们看到始祖也是会痛苦、会牺牲的凡人。

天色完全暗下来了,星星一颗一颗地亮起来。神农湖在月光下静静流淌,像一条银色的带子。神农广场上的炎帝像,在灯光下依然矗立,依然望向东方。

《论语》中说:“慎终追远,民德归厚矣。”清明,就是让我们回到根的日子。在这个生生不息的春天里,我们放下焦虑,回到土地上,仰望先贤,祭奠英烈,然后站起身来,继续往前走。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yzhy83@163.com



春日访李立三故居

张开来

李立三故居坐落在醴陵市阳三石街道办事处立三村,一踏入这片土地,我便能感受到它独特的韵味。故居始建于晚清,是典型的土木结构单层庭院式民居,共有房屋30余间。白墙黛瓦在绿树掩映下显得格外古朴宁静。

故居的黄色围墙在日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,八字柴门庄重而质朴,门额上题“芋园”二字,有门联曰:春华秋实,日升月恒。推开门,仿佛踏入了另一个时空,尘世的喧嚣被远远隔绝在外。

院内古木参天,枝叶交错,阳光透过茂密的枝叶,洒下斑驳的光影,在地面上绘就一幅天然画卷。那株百年古樟,树干粗壮,身姿挺拔,宛如一位忠诚的卫士,默默守护着这片承载着革命记忆的土地。据说,这是李立三和革命先贤孙中山一起亲手栽下的,历经风雨洗礼,它依然生机勃勃,见证着故居的变迁。

正屋的正门上方,胡耀邦题写的“李立三同志故居”匾额熠熠生辉。前厅和后厅之间有个天井,天井四通八达,使得屋内光线充足,空气流通。后厅正堂屋内,李立三半身塑像庄严肃穆,墙壁上的陈列简要介绍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。

故居内的每一间房,都按照当年的模样布置,木床、木箱、木柜等陈设摆放有序,让人真切地感受到李立三曾经的生活场景。在这里,他度过了青少年时光,接受着传统文化的熏陶,也孕育着救国救民的伟大理想。

走进故居的庭院,花木扶疏,绿意盎然,让人顿感身心愉悦。这里的一草一木,似乎都在讲述着李立三曾经的生活点滴。遥想当年,年轻的李立三就是从这里出发,怀揣着救国救民的理想,踏上了革命的征程。

李立三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,往上数三代都是秀才。他最初名为李凤生,年龄稍大后父亲为他改名为李隆郅。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熏陶下,李立三自幼勤奋好学,心怀天下。长大后,他积极投身革命,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。

据说李立三出生时,碰巧他家后院一株凤尾草开了一朵很大很大的白花。在当地,凤尾草又名“铁树”,通常是不大开花的。人们形容一些难办的事情时,常说“除非是铁树开花马长角”。当时,村里人都感到惊奇,说这个孩子将来一定“贵不可言”。父亲李昌圭听了非常高兴,就给他取名“凤生”。所以我对故居的铁树就更加留意。

在李立三故居的陈列馆里,陈列着200多件实物、照片、文字资料,它们生动地展现了李立三艰苦奋斗的一生。看着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,我们仿佛穿越时空,亲眼目睹了李立三为革命事业不懈奋斗的身影。他的一生,是革命的一生,战斗的一生,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。



位于醴陵的李立三故居 图片来自醴陵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